

# 真迹不到十分之一，“滥董”何时休

## 专家呼吁尽快建立董其昌书画真伪的判别标准

■本报记者 李婷

董其昌是中国美术史上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人物。他翻开了文人画的新篇章，其后，清四高僧、四王吴恽、金陵画派、新安画派乃至晚清近三百年的画坛，都在其理论影响之下而成就。学界甚至有观点认为：“董其昌是中国书画的标尺”“看不懂董其昌，就不算真正看懂中国画”。

然而，与他在画史上崇高地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逾半个世纪以来，以他为主题的专题展在内地几近空白，直到近期上海博物馆推出《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原因何在？眼下正在沪上举行的董其昌书画艺术国际研讨会给出的答案是：难以把握。这个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董其昌学术研讨会透露，虽然学界从未忽视对董其昌的研究，但其书画真伪问题，至今缺乏实质性推进。目前，市面上署名“董其昌”的画作大约有几千幅，但真迹仅数百幅，不到十分之一。由于“标尺”不一，对于同样作品，业界会出现三种以上截然不同、十分悬殊的鉴定结果。

### 董其昌在世时，赝品已层出不穷

在董其昌的相关研究中，有一个词如影随形——“滥董”，即指仿冒董其昌的赝品实在太多，到了泛滥的地步。据史料记载，董其昌在世时，其书画作品已是人人争而宝之，赝品亦层出不穷。比如，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董其昌在赠友人杨玄荫的《嘉树垂阴图》轴上的自题中透露，其54岁时已有赝品行世。董其昌书画伪作，是继文徵明后最多的一位；而且伪作水准之高，连董氏挚友何三畏都常常走眼。据启功研究，从明代以来，董其昌书画的造假者至少有赵左、沈士充、吴易、吴振、常莹、杨继盛等十余人。

“上世纪90年代出版的董其昌画册，如今看来，1/3约为伪作。不少研究董其昌的学术专著，书籍封面用的便是伪作。”上海博物馆书画部主任凌利中说，数十年来，学界对董其昌书画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深入研究，析离出了一大批赝品。然而，由于情形复杂，造假手段高明，此课题远未完成。

“改头换面”系古代重要作伪手段之一，在董其昌伪作中也常出现。以上海博物馆藏《各体古诗十九首》为例，此作系明代宋珏临摹董其昌同名作，由周亮工题跋并著录于《赖古堂书画跋》。该卷于流传中，经改头换面，删去卷后宋珏题跋及周亮工题跋，并据周氏所跋内容进行蓄意加工，以冒充董氏作

品牟其利。不过，此本虽非董氏真迹，但作为传世作品甚少的明清碑学书法先驱——宋珏之长春，亦属难得。据考证，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行书论画》册，应是清代书家王文治临董之作改换而成。

### “双包案”，令书画真伪扑朔迷离

传世董其昌书画中不乏双包现象。比如，上海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分藏的两本《烟江叠嶂图》卷便是典型的“双包案”。两者孰为真，孰为假？学界争论不休，鉴定结果大相径庭。台北本久为人知，曾多次在画刊中发表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其真实性从未受到质疑。

直到1992年，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举办了董其昌大展，上博本出现在世人面前，使台北本的权威性受到了挑战。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古书画鉴定家钟银兰曾在上世纪90年代发表过相关论文，从笔性、书画功力、流传过程等诸多方面入手，对台北本提出质疑。

在眼下正在进行的研讨会上，美国学者李慧闻给出了另一种观点——两幅《烟江叠嶂图》卷都是伪作。而据凌利中最新考证，台北本不仅是伪作，而且是由高士奇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临摹的。其理由有三：其一，据清人王鸿绪《横云山人集》记载，1689年春，高士奇获挚友王鸿绪所寄其藏《烟江叠嶂图》卷（上博本），兴奋之余当即和东坡韵作并题于卷末；次年，高氏乘兴摹了一本亦寄王氏。其二，将高氏书法风格与台北本逐字比对后，发现该卷所谓董其昌的诗题书法与高氏手迹十分吻合，诸如结体、行气、章法皆同，尤其是笔性皆有硬朗尖刻特征，卷中包括“江村秘藏”朱文印在内的董氏钤印皆真。其三，高氏本人有自撰真迹，进贡伪本之故案。

事实上，类似的“双包案”不少。上海博物馆藏《疏树遥岑图》轴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林和靖诗意图》轴系双包；安徽博物院藏有董其昌早年作品《纪游山水图》册，台北同样藏有一册……

辨伪求真，是董其昌研究的基本前提；反之，不仅妨碍理解董氏艺术精髓，更影响由其贯穿的文人画史乃至海派艺术史的研究。专家呼吁，应尽快建立董其昌书画真伪的判别标准，希望上海博物馆举办的专题展和此次学术研讨会，能成为董其昌研究的一个新起点。倘有可能，甚至可以将其为列入中国画史中的一门“董学”，犹如文学史之“红学”。



选自董其昌《秋兴八景图》。

（资料照片）

### 小说原作者批评《古董局中局》插播广告

# 是什么让曾经的新锐创意染上“流行病”

■本报记者 王磊 实习生 雷钰

剧中人突然放下手中的古董，拿起手机做起了直播，还说“这才是无价之宝”……改编自马伯庸同名小说的网剧《古董局中局》这几天成为热门话题，不仅因为剧情抓人，更在于由剧中角色参与的广告引发了争议。甚至马伯庸也忍不住表示类似的广告是种“流行病”，作为观众他不得不提个意见：广告内容能不能和剧的格调、角色的人物设定上保持一致？

马伯庸批评的这类广告，被一些业内人士称为“剧中剧”广告，是指在影视节目播出过程中，中断节目转而播放由剧中人参与演出的商业广告。这种新颖的操作模式曾一度引领潮流，成为商家喜爱的插播广告方式。但是随着“剧中剧”方式的普及，批评这种广告角色植入生硬、对剧情产生破坏的声音也渐渐多了起来。

### 意外诞生的新模式，从戏剧桥段到广告界宠儿

剧中剧广告一般由片方直接拍摄，场景、服装、化妆和电视剧保持一致，正是其高度还原的特性，让它一度成为业界宠儿。

剧中剧式插播广告最早出现在2006年播出的情景喜剧《武林外传》之中。为了增加喜剧效果，郭芙蓉与祝无双两个剧中人，会忽然在剧情进行过程中插入某些生造的所谓植入品牌，对着镜头推销产品，其中包括不粘锅、皂角粉、壮骨粉等。主创团队坦言这些广告只是剧情所需，并非商业操作，但是无心插柳，《武林外传》之后类似将剧情和剧中人逆向植入广告的模式，引发了业界的关注。

从“无心”到“有意”的转变发生在2013年，喜剧《龙门镖局》延续了《武林外传》插播广告的呈现方式，但此时的广告已经从生编硬造的品牌变成了真实存在的品牌。

到了2015年，网剧《暗黑者2》中的类似广告已经有了更为完整独立的情节，剧中剧模式升级为“小剧场”。在剧情进行到一半左右时，以原剧中的背景和人物为基础，演绎了一段充满趣味的情景短剧，并将品牌产品融入其中。此后，从《老九门》到《楚乔传》再到《夏至未至》，在电视剧集中

插播“小剧场”广告的现象蔚然成风。

这类广告的报价也水涨船高。2015年的《暗黑者2》中插播广告每条50万元，三年之后，类似广告的价格迅速翻番，百万起拍已是常事。而在由吴秀波、刘涛主演三国题材电视剧《军师联盟》中，其小剧场插入广告不仅价格创下新高，销售速度更不可谓不被商家秒杀，而拿下这些广告的不只有传统的乳制品、家电品牌，也包括新兴的互联网应用App等。

### 注意力经济时代，切莫因知名度透支“美誉度”

几年前，这样的广告还被称作“新颖”“有创意”，如今遭遇观众不满甚至作者的批评，业内不得不开始思考，“剧中剧”广告出了什么问题。

有人总结，注意力经济时代，话题容

易上热搜，点击量遥遥领先的热播剧本身具有吸引注意力的优势，加上插播广告让剧中角色参与商品推销，这样的“剧中剧”或“小剧场”方式，能为观众提供一种尽量不中断、不出戏的体验，减少观众的反感。

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的影视剧中出现这样的广告模式，观众发现种种问题也不断浮现，首当其冲的就是与剧情脱节的内容。比如《三国机密》中，满宠这个角色阴鸷深沉又忠心耿耿，他窥破主角的计划，引发了一连串的事件，但是在插入剧集的“小剧场”广告里，他却成了一个搞笑代言人，竟然拿着广告产品载歌载舞。又比如《猎毒人》中一名犯罪分子反思自己如何走上犯罪的不归路，是因为之前钱被毒贩抢走……这时忽然插入“你当时为什么不用某某借贷”，原来这是某互联网借贷的广告。

许多观众对类似广告一笑置之，但是

也有不少观众坦言，角色人物设定反差如此之大，而且广告是插播在剧中的，的确很容易出戏。“这样的广告第一次看得很新鲜，后来知道套路了，也就觉得平平，不会再从头到尾看完，反而成了剧集中的‘护眼时间’。”

有评论表示，作为新生事物的“剧中剧”“小剧场”广告，的确有吸引人的方面，但是如何将品牌信息、剧集情节、角色特点融合好，如何使内容看起来有趣、有料还很自然，这都是影视广告从业者要付诸大量心思去琢磨的事情。浙江财经大学广告学者唐武峰表示：创意本身就有半衰期，再优秀的创意也有被透支的可能。作为影视剧内容的衍生品，直接套用角色的广告作品，尤其要注意在利用其知名度的基础上保护好美誉度，唯有知名度和美誉度两条曲线都上扬的广告作品，才是对品牌负责对角色负责的好作品。



改编自马伯庸同名小说的网剧《古董局中局》海报。

本报讯（记者姜方）2019维也纳中国新年音乐会当地时间昨晚在维也纳市政厅举行。这场音乐会以“千年敦煌古乐奏响音乐之都维也纳”为主题，上海音乐学院民族管弦乐团在青年指挥家陈晓栋的指挥下，向欧洲观众展现了美轮美奂的敦煌古乐以及中国经典民乐作品。

第19届维也纳中国新年音乐会由维也纳市政府、中国敦煌研究院、上海音乐学院等联合主办。上海音乐学院院长、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担任艺术总监，并压轴献唱《我和我的祖国》以及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中的选段“快给大忙人让路”。声乐系系主任、歌唱家方琼演绎的《关雎》《鸿雁》，上音师生带来的民乐五重奏《啊哩哩》《欢乐的夜晚》等作品，向维也纳听众展现了中国传统音乐的独特魅力。

令欧洲观众最为好奇的，是音乐会曲目中《品弄》《水鼓子》等敦煌古乐。这些音乐来自于千年前的古乐谱，由上海音乐学院陈应时教授破译，使其得以被今日的音乐家奏响。陈应时教授历时四十载，为解读有着“千年天书、百年解译”之谓的敦煌曲谱皓首穷经，先后发表敦煌曲谱研究论文50多篇，被译成英、日、韩等文字，海内外赢得广泛赞誉。

除了听到令人回味无穷的千年敦煌古乐，观众还能在欧洲音乐之都的舞台上看到其他中国文化元素。上音与中国敦煌研究院合作，运用敦煌研究院研发复制的古乐器亮相音乐会。笙篁、花瓣形三弦阮、花瓣形五弦阮、曲颈四弦琵琶、曲颈四弦小琵琶、小堂鼓、腰鼓等奏响敦煌古乐和中国民乐，向世界展现中国文化的悠久历史与厚重内涵。值得一提的是，乐手们还身着根据敦煌壁画内容设计的具有唐风遗韵的服装样式登台奏乐。这场音乐会由奥地利电视台制作公司录制，并将于中国猪年春节佳期间播出。

### 海外视点

## 《癌症传》之后，《基因传》再度大火，作者悉达多·穆克吉让人相信——医学科普书不是“好读”的绝缘体

■本报记者 王筱丽

“基因编辑可能是我们目前最应该加以关注的问题，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阅读悉达多·穆克吉的《基因传：众生之源》。”比尔·盖茨在2018年年度总结中再次提到了这本出现在其2016年书单中的书籍，而作者悉达多·穆克吉则在个人社交网站上进行了回复：“基因编辑是一门前景与危险并存的技术，2019年是时候认真探讨这个话题了。”

曾获《纽约时报》畅销榜第一名的《基因传：众生之源》中译本发行后也获得了如潮的好评，被多家国内媒体和书榜评选为“2018十大好书”。从历史、从人文、从人性，作者将“众生之源”基因的故事娓娓道来，把一本知识性的科普书籍变得如小说般引人入胜。

医生、肿瘤专家、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教授，2010年《众病之王：癌症传》面世后，悉达多·穆克吉又多了一个头衔——知名科普作家。这本由他在业余时间完成的《癌症传》不仅在次年获得普利策非虚构类文学奖，也被《时代》杂志列入“百大非虚构书籍”，而与《癌症传》一脉相承的《基因传》也将前书的成功延续了下去。

“普通人可以读懂的科普书”“让人对医学产生了兴趣”“读起来毫不枯燥，像是看侦探小说一样抽丝剥茧地寻找答案”……在读者的评论中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好读”这一关键词。癌症、基因都是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一知半解的领域，悉达多·穆克吉别出心裁地选择了“传记”这一文学形式，而在传记中，不可缺少的便是故事；奥地利生物学家孟德尔种植豌豆开启了现代遗传学的大门；DNA双螺旋发现过程犹如大片般激动人心；20世纪40年代纳粹德国歪曲利用基因理论的残忍行径……一段段在“基因历史”中举足轻重的大事件自然衔接在一起，在读者脑中绘成了一幅斑斓的“基因地图”。

对于悉达多·穆克吉来说，基因并非单纯的科学概念，也是一个极度私人的话题。在他的家族中，叔叔和堂兄弟都饱受精神疾病的困扰，父辈的基因让他不得不担心自己的健康状况，甚至在婚前还提醒妻子他有患病风险。而恰恰也正是这份“私人”的态度造就了《基因传》的成功。在书中，基因不再仅仅是科学或医学问题，而更是个人、家庭乃至社会的组成部分，当读者幡然醒悟看似艰深的基因其实与每个个体息息相关时，其中的故事更能发人深省。

1865年，孟德尔发现遗传定律。21世纪初，六国科学家共同完成的人类基因组图谱对外公开；人类基因组有30亿个碱基对，但只有20687个基因，数量上仅仅比蠕虫多了1796个，比水稻还少了25000个。“重要的不是我们有什么，而是如何去利用它们。”正如悉达多·穆克吉写的那样，基因之于人类的意义始终是他最关心的问题。

如果说《癌症传》是一部人类对抗癌症、预防癌症的斗争史，《基因传》则更具未来性。“读懂和书写我们自身是人类的责任也是必须要学会的技能，这是对一个物种的终极考验。”悉达多·穆克吉这样表示。

“我试图进入这种‘永生的疾病’的头脑深处，去理解其人格，祛除其行为的神秘色彩。但是，我的终极目的，是提出一个超越‘传记’本身的问题：在未来，癌症有可能终结吗？是否可能从我们的体内和社会中，彻底根除这种疾病？”在成名作《癌症传》的序言中，悉达多·穆克吉就挑明了他的创作态度：书写这些“传记”，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自己。



医学专家悉达多·穆克吉通过“传记”形式在科普书籍中融入人文情怀。《基因传：众生之源》中译本发行后也获得如潮好评。（资料照片）

二〇一九维也纳市政厅昨晚举办中国新年音乐会

# 千年敦煌古乐在欧洲音乐之都奏响